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法兰西

风云录

沈大力
著

Ondes mouvantes au pays de Marianne



大象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法兰西风云录

Ondes mouvantes au pays de Marianne

沈大力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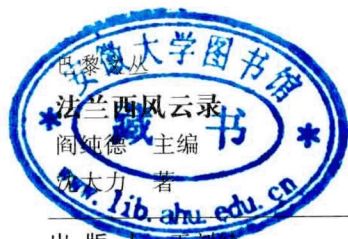
法兰西风云录/沈大力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152 - 2

I. ①法…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827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王晓宁
责任校对 马 宁 张迎娟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驊、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由衷的敬意(代序)

在雕刻大师贝尔蒙多的书坊里,我头一次遇见沈大力,距今已十多年了。当时,贝尔蒙多应法国铸币局之请,刚完成我的铜质头像。接着,他要为我塑一座胸像,我因而经常去丹佛尔—罗什霍林荫大道,两人在他的画坊晤面(他是法兰西研究院的美术院士,在院本部还另有一座画坊)。沈大力那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公职人员。此后,我们彼此间产生了兄弟般的情谊。

由于我们二人对巴黎公社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同去参观了圣丹尼博物馆。

圣丹尼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要来,特意在门口等待,盛情将我们邀至他的办公室。令他又惊又喜的是,像沈大力这样一位外国友人竟对巴黎公社有那么深刻的了解。临别时,馆长将一些巴黎公社文告复制品赠予我们留念。

也许,对沈大力来说,就是这次参观促使他将茹尔·瓦莱斯的历史剧《巴黎公社》搬上了舞台。我不能确知,但事实是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这项工作。瓦莱斯的剧本系由吕西安·舍莱尔精心出版。舍莱尔与罗歇·贝莱并称,是我国最杰出的瓦莱斯研究专家。说到瓦莱斯的剧本,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整体结构十分复杂。沈大力和该剧导演陈颢女士的功绩在于,他们解决了剧本存在的问题,去除繁复,使之能够在舞台上演出。顺便提一句,瓦莱斯的剧本在世界上从未演出过,而1984年北京的精彩演出,恰值茹尔·瓦莱斯逝世100周年纪念。改编者给该剧取名为《樱桃时节》,这原是另一位巴黎公社社员让-巴蒂斯特·克莱芒的一首著名咏唱歌曲的题目。

在此之前,经沈大力翻译,陈颢女士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演出过我的剧作《蒙塞拉》。导演功底和演员表演俱佳,舞台美工也是我所见的最优者。

沈大力热心于当我们时代的见证者,不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还写了《悬崖百合》、《巴黎声影》等作品。《悬崖百合》法文本先在巴黎出版,法文名为《延安的孩子们》。它描写数百个孩子的长征,作者就是亲身参加者之一。他们穿过仍被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地段,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奔向解放区,其境遇惊心动魄。这部小说在法国受到了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

而今,沈大力不仅从事各种文学创作,而且转向电视剧作的探索。我们在巴黎和北京几度相会后,我又见他正式参与一个中法合拍电视连续剧项目,该片共六集,暂定名为《落花时节》。沈大力站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前列。

法国龚古尔文学学院院士 埃·罗布莱斯

1984年12月于巴黎

目 录

001……………由衷的敬意(代序)/埃·罗布莱斯

鸿雪爪痕

002……………巴黎诗园撷英
004……………维莱特花园
006……………圣心大教堂上的魔影
009……………诺曼底“丽岸”观海
012……………再谒巴黎“公社墙”
016……………造访鹤鹑岗
019……………高雅时尚的魅惑
023……………西方日暮,偶像不存

乐存激浪

028……………梦幻音乐家柏辽兹
032……………柏辽兹与雨果
035……………肖邦魂牵双城漫记
038……………德彪西,一个牧神的美梦
042……………聆听大海的潮音
044……………《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048……………被遗忘的“法国的贝多芬”
051……………威尔第与瓦格纳
054……………破解“歌剧王”瓦格纳之谜

敷文载笔

- 060·····从白杨岛到先贤祠
- 066·····“巴尔扎克之家”与巴尔扎克
- 071·····雨果的《悲惨世界》与《笑面人》
- 075·····萨德侯爵,巴黎社会的魔影
- 080·····王尔德,唯美理想的寂灭
- 086·····红色缪斯的复活节
- 090·····民众诗人的话语
- 093·····踏着玛塞尔·普鲁斯特的足迹
- 097·····罗布莱斯与加缪
- 102·····永远保持一颗中国的灵魂
- 107·····塞泽尔,尼格罗德的鼓手
- 112·····怒放的美人蕉

艺坛述异

- 116·····点亮幻想的“天方夜谭”
- 120·····“波希米亚”意象的幻变
- 125·····为巴尔扎克圆梦
- 128·····巴黎库尔贝画展巡礼
- 132·····凡·东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沉沦
- 137·····莫迪,画坛凄迷的残葩

他山寻径

- 142·····中法文化通汇论略
- 149·····《中国孤儿》与《查狄格》
- 154·····法兰西文坛“玉女”朱迪特·戈蒂埃
- 158·····雨果《笑面人》登上中国舞台
- 161·····钟声悠悠故知来
- 164·····彼埃尔·顾拜旦与《奥林匹克宣言》
- 168·····从勃朗峰攀上安纳普尔纳峰
- 171·····陈季同,一位震惊法国的中国人
- 175·····异域的革命摇篮
- 180·····温馨的迎宾国宴

鴻雪爪痕

巴黎诗园撷英

法国诗人苏贝维埃尔有大自然期待诗人之说。按照希腊神话，缪斯的骄子俄耳浦斯在西方最早实现了这一自然与诗歌结合的宿愿。到法国大革命，希腊血统的诗人安德烈－舍尼埃可谓俄耳浦斯再现。他特别欣赏位于现今巴黎布洛涅森林与塞纳河之间的奥德依绿地，称这块“诗艺”作者布瓦洛居住的地方为“诗人摇篮”，为后世选中了一个新奇的文苑。

1954年春，巴黎市议会在奥德依门辟地13000余平方米，建立起一座优雅的街心花园，命名为“巴黎诗园”。

沿萨拉伊将军林荫道前行，遇巴黎诗园标示牌入门，见右侧竖一高碑，上面镌刻题词：“巴黎市将这座花园奉献给众诗人。”一旁，高蹈派先锋戈蒂叶的雕像一副漠视俗世的姿态，以一块诗碑播送早春灵感。生前，此翁确认艺术本无私，声言：“一切功利皆为丑类。”难怪呼唤艺术摆脱功利主义的文魔秀士波德莱尔特意将《恶之花》敬献给这位“纯洁之美”的崇仰者，誉之为“完美诗人”。

波德莱尔在园中也有一块诗碑，刻着《夜晚的和谐》：

瞧！此际花朵在绿茎上颤抖，
一如香炉芬芳四溢，
天籁和馨香充盈晚间的气息，
伤感的华尔兹挥洒令人眩晕的忧郁。

稍远些是维雍的诗碑，上面刻着逝者以长辈身份跟孩子们谈论诗歌，为今朝的旅人在诗碑之林导游。据载，诗园落成时，起始立了48块碑，分刻龙萨、贝莱、维尼、勒尼耶、纳尔华等歌颂大自然美色的名句。尔后逐年添加了20世纪的新秀阿波里奈尔、阿拉贡、艾吕雅、米肖、杜莱、卡尔果和女诗人德波

特-瓦尔莫、玛丽-诺埃尔，碑数已逾百块。现代诗人中，最惹眼的要数若阿申-加斯盖的纪念碑。他是《森林歌集》的作者，1921年辞世。景仰他诗风的戈诺和一批艺术家在花园里为他雕了相当可观的一座卧姿仙女碑，象征诗的梦境。

艺术上可与之媲美的，是罗丹的《雨果塑像》，1957年坐落此园，下埋一诗碑，表露“奥林匹欧”这位先知栖身佳木葱茏中的心曲。人们还为草拟“象征派宣言”的莫雷亚斯和普鲁旺斯的歌者米斯特拉尔各立一胸像，又在被诗碑群环绕的常绿草坪中心安置马利尤斯-勒莫德特的雕塑作品《牧人》，以示拉丁文学自维吉尔以来的“田园诗”传统。

诗园里座座花坛，满目艳葩。浓密的野栗树和青松翠柏交相辉映，更有来自尼泊尔的喜玛拉雅松、西伯利亚榆树、土耳其白杨多株百年古柯，均入“巴黎名木录”，有籍可查。在这幽幽氛围里，兰波诗碑上“菩提清香”，魏尔伦诗碑上“玫瑰绽放”，维尔德拉克诗碑上“扁桃花繁”，马拉赫美诗碑上“百合泛红”，一切呈现自然与诗的和美，回应缪塞诗碑上刻下的诗人祈求绿荫庇其墓地的遗愿。

阳光照耀下，片片鱼鳞似的诗碑闪着青石的异彩。观者伫步，细品各首自然咏叹诗的深趣。诗宇漫游，突然发现弗洛里昂也在其中，忆及他那篇《爱的欢乐》曾是柏辽兹谱写《幻想交响乐》最初的源泉，流布欧美，至今动人心弦。

全园百块诗碑默读下来，仿佛阅历了半个纪元的法国诗史，从13世纪的吕特贝夫到20世纪的普莱维尔，由拉马丁的浪漫抒情，经过戈尔彼埃的忽发奇想，至梵乐希的抽象思维，各个流派，一浪逐一浪，滚向自由表达的彼岸。

园内原来就有比利时诗豪维尔哈伦的碑。1991年10月1日，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这里竖立起尤里-奥雷科夫所雕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塑像。其时，主持揭幕式的巴黎市长蒂贝里致辞，说：“这位文学巨匠用法语开始写作。可惜，一个法国军官夺去了他的生命。”

而今，普希金在法国的巴黎诗园复活。笔者远道至此，在这位摩罗诗人雕像前肃立，想到他那姣若云间明月的诗句：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可见，“纯洁之美”乃是不同国籍诗人的共同追求。在此物欲横流之世，一个缪斯的东方恋人在西方诗苑领略了自然艺术的真谛。

维莱特花园

日前,巴黎塞伊出版社的帕伊女士赠我一本该社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心大教堂的秘密》,其作者卡特琳·吉恭描写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初如何策划炸毁突兀于蒙马特尔高地的那顶新拜占庭式“冠冕”。由此,我回忆起20年前“蒙马特尔自由公社”民选老社长向我提示圣心大教堂秘史的情景。那天日暮,老翁指着聚光灯下出现在圣心大教堂主穹顶的一个巨人形影,说:“那是公社歌者勃鲁昂复仇的幽灵!”陪同我们此行的有蒙马特尔公社唯一的“乡警”,他从旁补充道:“勃鲁昂身披画家杜鲁兹·罗特莱克给他绘制的斗篷,每晚来这里历数凡尔赛匪帮的罪行。”

我早就知道,圣心大教堂是刽子手麦克马洪之流在血洗巴黎公社后,为庆祝他们的胜利兴建的。因而,我十分理解坚持独立、自由与平等的蒙马特尔公社社员的情感。而后,两位老者相继辞世,但并未带走他们披露的现实。

在巴黎公社1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再次来到蒙马特尔东南山坡下,抬眼望见圣心大教堂和其前潮涌般的异国游人。“一般游客都不注意这山坡上下的鲜明对比,”“巴黎公社之友协会”的弗莱蒙先生陪我踏上通往维莱特花园的石阶时说,“您瞧,圣心大教堂高高在上,象征对巴黎公社永生永世的镇压,但覆盖整个南山坡的花园却以公社画家维莱特命名,同高地北坡纪念另一公社画家斯坦伦的街心花园遥相呼应。两位画家生时是挚友,并肩绘画,追怀1871年春天那场人民主权运动,去世后又在圣心大教堂两侧各守一侧,作为对统治意志的悖论而受人景仰。”

听弗莱蒙这番话,我放弃了原先乘缆车登蒙马特尔高地的想法,改为徒步攀坡,自下拾级而上,细观维莱特花园景致。

花园入口,坐落着“圣婴泉”,是雕刻家德赫1907年在此塑造的,上镂一

句铭文：“欢笑胜似流泪。”泉旁，人们可以看到关于维莱特花园的历史记载。上面说，此园系由建筑师让－卡米耶·弗尔米热在1885年设计并指导施工，到1914年跟圣心大教堂同时落成，于1930年1月正式以阿道夫·维莱特（1857—1926）命名。这位画家不愧为蒙马特尔的时代形象。不言而喻，这表明维氏身上，体现着巴黎公社的精神。

维莱特花园整个攀附在蒙马特尔山坡上，其态势颇似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汗布拉宫苑，数道山径盘陀通幽，其间多苍劲的百年古树，有小亚细亚的梧桐，也有高加索的皂荚，座座花坛点缀，美丽异常，观之给人一种脱离凡尘之感。

“蒙马特尔人非常喜欢维莱特的作品。”弗莱蒙一边引我爬坡，一边说，“他有一幅素描画，题为《公社万岁》，描画了一位公社少年在圣心大教堂下英勇牺牲的场面，好像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每次来这里，总有身临其境之感。”

我不禁想到维莱特另一幅素描《樱桃时节》，画面上一位采撷樱桃的年轻女子虽被两个凡尔赛宪兵逮捕，依然天真地歌唱。在维莱特的画笔下，那位女歌者向往的樱桃时节，正是1871年的公社时节。可以想见，画家的艺术创作倾向何等鲜明。

攀上蒙马特尔高地，回首俯瞰维莱特花园，不禁心绪奔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在其长诗《巴黎公社》中写下的名句不由得在脑际闪现：“公社，你没能在这两个月里推翻座座巴士底狱。但是，你给后世留下了富有生命力的教谕。”

圣心大教堂上的魔影

一位法国友人看了《白蛇传》，不禁叹道：“无独有偶，巴黎的圣心大教堂正是一座西洋雷峰塔！”

听者自然会追问：“难道法国也曾有类似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传奇吗？”

确实有的。要知端详，须从巴黎蒙马特尔高地南坡攀至其巅，进到那座游客如云的圣心大教堂。大教堂入口右侧有一个“牌坊”，上面刻着：本教堂系根据民意所建。“强奸民意！”一位参观者嗤之以鼻，愤然走开。

经向蒙马特尔人几番查访，我终于弄清了所谓“民意”的来历。

1871年，凡尔赛匪帮野蛮杀害巴黎公社社员，一些革命群众忍无可忍，处决了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等人质，因而触怒了天主教的一伙卫道士。公社失败后，继任巴黎大主教吉贝尔扯下“宽恕”和“仁爱”的面具，赤裸裸地叫嚷在法兰西岛的尖顶修盖一个“圣冠”，为奸雄梯也尔的血腥胜利加冕。凡尔赛分子控制的国民议会立即领会了“民意”，提出在贝尔高地兴建拟议中的大教堂，感谢上帝保佑他们恢复了“秩序”。

最后，新大主教坚持要让人从巴黎各个方位都能看到胜利者的“冠冕”，国民议会于1873年通过“特别法令”宣布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建造圣心大教堂。

这项决定引起了公众一片声讨，但反动当局一意孤行，1873年6月16日举行教堂奠基典礼。屠杀公社社员的大刽子手，当时爬上共和国总统宝座的麦克马洪亲临现场，施展淫威。另外，工程的总指挥由建筑师阿巴迪充任。此翁颇具匠心，在设计上模拟君士坦丁堡为镇压异教徒而盖的圣索菲亚教堂，用这种新拜占庭式建筑充分体现统治者的绝对意志，因而获得了五万法郎赏金。

1914年，圣心大教堂最后落成，总共耗资3800万法郎，占地15000平方

米,厅堂长 100 米,主穹宇高 84 米,在巴黎跟埃菲尔铁塔遥相呼应。

许多美学家激烈抨击圣心大教堂的建筑,指责它毫无艺术独创性,是一堆笨拙垒砌的石头,势态臃肿,沉甸甸地压在景色秀丽的蒙马特尔高地上,像一架阴森恐怖的骷髅。更有人十分憎恶它尖端的十字架,觉得这是统治者企图把宗教置于最高地位,来压制巴黎人民的思想,与泰尔特广场上民众的自由秉性,以及艺术家们的箴言“无拘束地创作”形成尖锐对立。再者,“圣心”乃耶稣的“仁慈之心”,象征救世主“对全人类的博爱”,现在用来命名一座杀气腾腾的教堂,多么矛盾!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六角国的“法海”也非要把巴黎公社这个追求人类幸福的“白娘子”永远镇压在圣心大教堂的“雷锋塔”之下。

但是,圣心大教堂并不能窒息酷爱自由的蒙马特尔人。这些不驯的子民在高地南北两坡分别为两位歌颂巴黎公社的大画家——维莱特和斯坦伦修建了街心公园和纪念碑,供人缅怀过去。特别是他们从 1920 年成立了“蒙马特尔自由公社”,民主选举社长,实行自治,使整个高地独立,不受巴黎市政府的管辖。

我曾偕友去造访过该公社仅有一间矮房的办事处。那是一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刚在泰尔特广场溜达回来的社长。看上去,这位“行政首长”简直像个巴黎地铁里的流浪汉,没有一点儿威严。他跟来访者热情握手后,就站在一旁,开始介绍有关“自由公社”的情况,并特别强调说:“世界上最可贵的是自由和独立,我们蒙马特尔人始终信守这两项原则。另外,‘自由公社’之所以能在巴黎这个消费社会中长期独立存在,其主要原因是我们不信金钱拜物教,保持人人平等的传统。如公社在圣诞节之夜派人到高地最穷的人家里送礼,慰问,等等。”社长一边说,一边朝坐在一旁的 70 多岁的公社“乡警”微笑,颇有风趣地逗得那位老人频频点首,然后又继续介绍道:“高地上本来已有圣彼得教堂,但在 1871 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当局又把圣心大教堂强加给我们。后者丑陋不堪,是对我们蒙马特尔人的莫大污辱。不过,我们也巧妙地报了仇。”

谈到这里,社长朝门外望了一眼,突然问道:“你们听说过阿里斯蒂德·勃鲁昂吗?”“勃鲁昂谱写过里昂丝织工人歌《卡奴》。”我回答说,“他是高地原来一家‘黑猫’酒馆的著名歌手,赞成巴黎公社。”“对啦!”社长兴奋地说,“他虽然去世很久了,但每当夜幕降临高地,他的身影就出现在灯光聚射的圣

心大教堂顶上，像个复仇的幽灵。”社长言毕，立刻领我们到泰尔特广场，朝圣心大教堂望去。可不是嘛！天色黑了，严霜一般的灯辉把圣心大教堂照得惨白，并通过其正面的钟楼，在主穹宇上突兀地映出一个外缘清晰的巨人形影。凡在巴黎街巷，特别是在蒙马特尔高地的画亭里看过勃鲁昂肖像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对景兴叹：“何其相似乃尔！”是呵，“蒙马特尔共和国”的杰出歌手勃鲁昂雄赳赳地站立在那儿，身披画家杜鲁兹·罗特莱克专门为他绘制的宽大斗篷，像是向圣心大教堂发出挑战：“现在该咱俩较量啦！”^①

此时，一位陪我们出来的蒙马特尔老妇说道：“勃鲁昂的黑影是我们复仇的象征！”我再看看那位社长，他轻捋一下胡须，满意地笑了。

有幸在蒙马特尔高地上目睹一场“魔”与“道”的搏斗，真是一次海外奇遇！我由此懂得了为什么 1974 年一些法国青年想用炸弹轰塌显赫的圣心大教堂。

跟蒙马特尔“自由公社”的几位主人握手告别后，我们从北坡慢慢走下高地，离圣心大教堂愈来愈远了，但那上面的黑影似乎确有魔力，仿佛在人们的眼前逐渐扩展开来……

^① 原话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拉斯蒂涅克在《高老头》中向巴黎发出的挑战。